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文库

胡 绳 主编

二十世纪俄语诗史

刘文飞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二十世纪俄语诗史

刘文飞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二十世纪俄语诗史

刘文飞 著

责任编辑:柯而舟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100732)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管庄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8.75 印张 220 千字

印数:01—500

1996 年 12 月第一版 1996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50-794-7/K·113 定价:1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文库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副 主 任
编 委

胡 绳

汝 信

王仁湘

刘欣如

李培林

杨 义

郝时远

王 正

宋家鼎

章绍武

葛良志

朱渊寿

王逸舟

汪同三

陈佳贵

郑成思

彭 卫

刘白驹

周志宽

黄浩涛

王緝思

沈家煊

张晓山

卓新平

景天魁

朱渊寿

周明俊

温伯友

白 钢

李 扬

张蕴岭

赵一凡

樊 纲

何秉孟

金 泓

葛良志

执行编委

秘 书 长

副秘书长

编辑说明

一、本丛书选收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的优秀学术理论著作,旨在扶植青年,繁荣学术。

二、选题范围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各个学科门类,著作范围不限,惟以学术水平和社会效益为标准。

三、国家重点课题、中华社会科学基金课题、青年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及青年科研基金课题的成果是本丛书选收的重点。

四、入选著作的作者年龄均不超过 39 岁。

五、本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文库

总 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拥有一支朝气蓬勃的青年研究队伍，他们多数是毕业于本院研究生院和全国许多著名大学的博士生、硕士生，有的曾出国求学。他们接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基础知识扎实，目光敏锐，视野开阔。目前，在经济学、哲学、宗教学、社会学、法学、国际问题、文学、语言学、史学等主要学科领域，正在有越来越多的青年研究人员承担起重要的研究工作。他们中间有的已经崭露头角，有的已经成为博士生导师、学术带头人，在学科建设和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为社会科学提供了机遇，同时，研究事业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新问题。其中一个急待解决的困难就是学术著作出版难的问题。社会科学研究主要是通过论著的形式作用于社会，出版问题得不到解决，研究成果就难以产生其应有的社会效应，研究人员的劳动价值也就得不到社会的承认。目前，学术著作出版难已经成了一个困扰研究人员的普遍的社会现象。名家的著作尚且难出版，青年人的就更难了，对青年科研人员来说，学术成果能否被社会所接受比物质生活待遇好坏似乎更为重要。因此，如何解决好这个问题，是关系到科研队伍的稳定和研究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的根本问题。值得庆幸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社会科学院仍然有相当一部分青年学者兢兢业业，埋头苦干，致力于学科建设和研究事业，在比较艰苦的科研环境和条件下不断做出成绩，这是令人钦佩和感人至深的。从他们身上，不仅

能看到可贵的爱国情操和献身事业的精神,还能看到社会科学研究事业乃至社会主义中国的希望。有这样的精神风貌,相信他们必将能够成为跨世纪的栋梁之才。

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文库》即是基于学术研究事业的考虑,也是为了实实在在地帮助青年学者,解决他们学术成果出版难的问题。通过丛书的编辑出版,一方面让青年学者辛勤所得能够得到社会的承认,另一方面让他们的成果接受社会和实践的检验和学界的评判,以利于提高他们的水平,促使他们尽快成才。繁荣学术,扶植青年,我想这是编辑《文库》的两个最重要的宗旨吧。

至于《文库》能不能起到这个作用,有没有好的社会效果,就取决于大家的努力和合作了。若干年后再来看这件事情,也许就清楚了。

胡 绳

一九九四年一月三十日

前 言

俄罗斯是一个诗的国度，俄罗斯人是一个爱诗的民族。在俄罗斯文学的源头，就矗立着英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十七八世纪，先后出现的以罗蒙诺索夫、杰尔查文等为代表的俄国启蒙主义诗歌和古典主义诗歌，不仅为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沟通了俄罗斯文化与整个欧洲文化的联系；十九世纪，被誉为“俄国文学之父”的普希金以其辉煌的诗歌创作规范了俄罗斯的文学语言，并使俄罗斯文学开始具有了世界性的影响；在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称雄世界文坛时，也有许多大诗人，如涅克拉索夫、费特等与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一同活跃在文学界；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出现的俄国诗歌的“白银时代”，推出一大批杰出的俄语诗人，他们的创作辐射到了其它艺术领域，促成了整个俄罗斯文化的大繁荣。在二十世纪，诗人及其创作在俄苏社会中仍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十月革命前后、卫国战争时期、解冻时期，诗歌创作都达到了高潮，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可以说，在俄罗斯的文化发展史中，诗歌始终在发挥着突出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欲理解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欲理解俄罗斯的文化，也许就必须去理解她的诗人和诗歌，去理解她的诗歌的历史。

诗歌史是一种重要的体裁文学史，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关于俄语诗歌的研究，在中外的文学研究史中早有先例。在前苏联，各种俄语诗歌史著不下十余种，其中最重要的当数苏联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先后编写的两卷本的《俄国诗歌史》（1967，1968）和两卷本的《苏维埃俄罗斯诗歌史》（1982，1984）。在我国，俄

苏文学是一种得到了较为广泛之研究的语种文学，近年来我国学者相继出版了十余种俄苏文学史著作，其中都有关于俄语诗歌创作的论述。关于俄罗斯古典诗歌，已有一些史著，如徐稚芳的《俄国诗歌史》、朱宪生的《俄国抒情诗史》等；关于现当代的俄语诗歌，也有许多著作，如王守仁的《苏联诗坛探幽》、《诗魂——苏联诗歌创作漫步》、高莽的《诗人之恋——苏联三大诗人的爱情悲剧》等，在这一方面的研究论文和翻译作品，更是数不胜数。但是至今，我们还没有一部专论二十世纪俄语诗歌的书，这对于我国悠久、强大的俄苏文学研究传统而言，对于受俄语诗歌影响较大的中国诗界而言，对于十分熟悉、爱好俄语诗歌的几代中国读者而言，似是不相适宜的。因此，笔者才不揣冒昧，决定撰写这样的一本书。

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笔者试图遵循这样几个原则：一，将断代文学史和体裁文学史的写法结合为一体，既考察俄语诗歌这一文学形式自身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也试图在世纪之末对本世纪的俄语诗歌作一个初步的总结。作为一种形式意义较重的文学体裁的历史，这里对诗人及其诗作了较多的美学批评和艺术分析；作为断代史，则放弃了以前的俄苏文学史以政治事件为分段标准的方式，以尽量多体现出诗歌艺术内在的延续性。二，将二十世纪世界范围内的俄语诗歌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而不再坚持以往的俄苏文学研究中主要依据政治的、社会的等原则所作的俄国文学与苏联文学、主流文学与非主流文学、境内文学与侨民文学等等的区分，以期得出一个较为客观、全面的本世纪俄语诗歌的全貌。因此，这里引入了“俄语诗歌”的概念。三，学术性和可读性的并重，在章节的划分和文字的分配中，笔者没有过多地考虑“平衡”的问题，对于一些重要时期、重要诗人作了较多叙述，并在一些有意义的“问题”上停留较久；同时，这毕竟是诗歌和诗人的历史，因此没忘对诗人的身世、诗坛的掌故作一些介绍，对一些诗作也作了一些感受式的分析。且不论这些“原则”是

否已得以贯彻，就连这些“原则”本身是否能得到他人的认同都还是一个问题，故笔者此时诚惶诚恐，惟望能得到前辈、同行和广大读者的赐教。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象征主义诗歌	(1)
一 俄国象征主义诗歌的产生和发展	(1)
二 俄国象征诗派的诗歌理论	(4)
三 俄国象征派的诗歌创作：巴里蒙特、勃留索夫、勃 洛克、别雷等	(10)
四 俄国象征主义诗歌的意义	(31)
第二章 阿克梅主义诗歌	(34)
一 阿克梅诗派的来龙去脉	(34)
二 阿克梅主义的理论主张	(38)
三 阿克梅诗派代表诗人的创作：古米廖夫、戈罗杰 茨基、曼杰利什塔姆和阿赫马托娃等	(46)
第三章 未来主义诗歌	(60)
一 俄国未来主义诗歌的产生和发展	(60)
二 俄国未来主义诗人的创作：布尔柳克、谢维里亚 宁、赫列勃尼科夫等	(70)
三 马雅可夫斯基和未来主义	(80)
第四章 世纪之初的非现代主义诗歌	(86)
一 布宁和“知识派”诗人	(87)

二	农民诗歌：克留耶夫、克雷奇科夫等	(97)
三	高尔基和无产阶级诗歌	(103)
第五章	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的诗歌	(110)
一	革命和诗歌	(110)
二	新诗歌的构成	(114)
三	“科克捷别里的宅子”：茨维塔耶娃和沃洛申等	(130)
第六章	二十年代的诗歌	(140)
一	林立的文学团体	(140)
二	诗人之死：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	(146)
三	共青团诗群	(156)
四	苏维埃诗歌的新生代：吉洪诺夫等	(158)
第七章	三十年代的诗歌	(162)
一	诗与生活的接近	(162)
二	长诗的繁荣	(165)
三	三十年代的抒情诗创作	(170)
第八章	卫国战争时期及战后十年的诗歌	(179)
一	战时的抒情诗	(179)
二	战时的长诗	(184)
三	战争的总结及“前线诗人”的创作	(189)
四	四五十年代之交的诗歌	(194)
第九章	五六十年代的诗歌	(200)
一	“解冻”与诗歌	(200)
二	“高声派”诗歌	(204)

三	“记忆之旅”：特瓦尔多夫斯基等人的 长诗创作·····	(211)
四	抒情的合奏·····	(217)
五	文化的旗帜：阿赫马托娃和帕斯捷尔 纳克·····	(224)
第十章	七八十年代的诗歌·····	(232)
一	“细语派”诗歌·····	(232)
二	新的诗歌类型：“怀乡诗”和“弹唱诗”·····	(238)
三	八十年代的诗歌·····	(247)
四	侨民诗歌的“第三浪潮”：布罗茨基等·····	(254)
五	青年诗歌·····	(259)

第一章 象征主义诗歌

一 俄国象征主义诗歌的产生和发展

象征主义诗歌，掀开了二十世纪俄语诗歌史的第一页。

俄国象征主义诗歌出现于十九世纪末，它无疑是西欧、主要是法国的象征主义文学运动影响的产物，然而它并非是对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临摹，它后来的发展和成就向人们表明：在世界象征主义文学的格局中，俄国象征主义诗歌也占有重要的一席。

俄国象征诗派的出现，是当时俄国内部的与外部的、社会的与文学的等各种因素交叉作用的结果。两个世纪之交的俄国，在经历了始自彼得大帝改革的漫长的发展过程之后，基本上已成为一个地道的欧洲国家。俄国的知识阶层、文化阶层，大都受过欧式、主要是法式的教育。在文化和精神生活领域，俄罗斯与整个欧洲是相通的。惯于向欧洲出口精神产品的法国文化，在两个世纪之交时分把象征主义输出至欧洲各国，俄国自然也要受其影响。后来成为俄国象征主义主将的许多诗人，当初都曾在法国受到过艺术熏陶。这样，当象征主义文学兴起之后，俄国诗人们便有意于、且有能力把这朵奇葩嫁接到俄国诗歌的躯干上来。另一方面，俄国诗歌在经历了以普希金、莱蒙托夫为代表的“黄金时期”之后，水平逐渐下降，尤其在涅克拉索夫于 1877 年逝世后，俄国的诗歌创作一直实绩平平，与当时以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为代表的俄国小说相比，差距甚大。俄国诗人正在寻求让俄国诗歌步出低谷的出路，象征主义文学的出现，让他们远远望见了西方地平线上一抹朦胧的希望之光。

两个世纪之交的俄国社会，风云变幻，重大的历史事件相继爆发，使人震惊，也叫人迷茫。与此相关，在当时的思想界、知识界中，弥漫着一种浓烈的世纪末情绪，从哲学到文学，从宗教到艺术，都在为寻找命运的药方而努力。探索的道路不同，最后的答案也不相同，但那种迷惘的心态和情境，却构成了象征主义文学最佳的生长土壤。这是俄国象征主义诗歌产生的时代氛围，也是其赖以发展的社会条件。

在法国，象征主义诗歌主要地是作为对浪漫派诗歌、对帕尔纳斯派诗歌的反拨而出现的；而在俄国，象征派诗歌的出现，则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一方面，它呈现出受影响而起的“被动性”，另一方面，它似乎又具有应运而生的“自觉性”。

俄国象征诗派形成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在此后的二十余年间，它经历了一条五彩缤纷的发展过程。一般认为，其发展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是俄国象征诗派的形成时期。在这一时期，象征诗派的理论家们纷纷介绍西欧的象征主义文学理论，同时也大量阐发自己的见解，在建构俄国象征主义的理论体系；与此同时，巴里蒙特、勃留索夫等也已在诗歌创作中开始了象征主义的实践，并赢得了声誉。在象征主义理论最初的传播上，起重要作用的是《北方导报》。但第一份俄国象征主义的文学刊物，则是勃留索夫创办并为其主要撰稿人的辑刊《俄国象征派》（1894—1895）。这份共出过三辑的杂志，标志着俄国象征诗派的正式出场。俄国最早的象征主义诗人，当时都集中在两个小组里：一为“莫斯科小组”，参加者有勃留索夫、巴里蒙特、巴尔特鲁沙伊蒂斯、波里亚科夫等；一为“彼得堡小组”，参加者有梅列日科夫斯基、吉比乌斯、明斯基、罗扎诺夫等。在对象征主义的理解上，两个小组有所共识，但也有分歧。莫斯科小组认为象征主义是一种独立自主的新艺术，彼得堡小组倾向于将象征主义视为一种启蒙社会的新宗教。这个分歧，后来一直贯穿于俄国象征诗派发展的全

过程。

二十世纪最初的几年，是俄国象征诗派的全盛时期。《新路》（1903—1904）、《天秤座》（1904—1909）、《金羊毛》（1906—1909）等象征主义杂志相继创刊，影响广泛。象征派诗人的诗集纷纷问世，各领风骚。尤为醒目的是，以勃洛克、别雷、谢·索洛维约夫等为代表的“青年象征派”步入了诗坛，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俄国象征主义文学的“第二浪潮”。该派的根据地在莫斯科，自称“阿戈耳英雄”^①的他们，取代了旧的莫斯科小组，与彼得堡的“新路派”并存。勃洛克虽为彼得堡人，却也加入了该派。当时留学欧洲的维·伊万诺夫，与该派也很接近。因此派受哲学家弗·索洛维约夫的影响较大，它又被称为“索洛维约夫派”。说他们是“青年象征派”，既是就他们的实际年龄而言的（他们当时均二十岁左右），也是就他们的文学年龄而言的（在他们出版处女诗集时，巴里蒙特已出诗集六部，勃留索夫也已有四本），但他们对象征主义诗歌运动的推动作用却是巨大的。他们的介入，既壮大了俄国象征诗派的声势，扩大了影响，同时也加深了它内部的分歧，加重了它的危机。

1905年革命及以后的若干年，是俄国象征诗派的危机时期。作为当时此起彼伏的历史事件的见证人，诗人们难以无动于衷；而由于观照社会的角度不同，象征诗派迅速分野，一些旧有的分歧深化为难以调和的矛盾。“勃留索夫派”继续主张艺术的独立性，坚持认为文学是独立于政治和宗教的“自由艺术”。“青年象征派”一方面认为艺术要介入生活，另一方面也主张象征主义是一个宗教性、社会性的事业。“新路派”仍奉行“新宗教启蒙说”，把象征主义当做一种宗教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三派相互对立，争论十分激烈。勃洛克在其长诗《报复》的序言中曾称，“象征主义的危机”就出现在1910年。这一年，在“艺术语言促进会”举办的

① 古希腊神话中随伊阿宋出征寻找金羊毛的英雄们，因其所乘的快船得名。

一次讨论会上，勃洛克和伊万诺夫分别作了题为《论俄国象征主义之现状》和《象征主义之遗训》的报告。这两个观点相互对立的报告，进一步激化了象征派诗人间的争论，并将这一争论扩大至象征主义的命运，扩大至艺术的性质和作用。象征主义在争论中逐渐走向消亡，各种象征主义文学报刊陆续停刊，许多象征主义诗人宣布已放弃“主义”。在1910年出版的一部专著的序言中，著者已称：“是否有‘当代象征主义的危机’，是濒死的挣扎，还是病情的转化或康复的开始，——这便是我这本书要讨论的基本问题。”^① 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过后，统一的俄国象征主义诗歌运动已经瓦解。时至1912年，“青年象征派”的两位重要人物勃洛克和伊万诺夫又公开决裂。勃洛克宣布，俄国象征诗派已经不复存在。稍后，随着阿克梅诗派等新的诗歌流派的纷纷涌现，俄国象征诗派便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二 俄国象征诗派的诗歌理论

与西欧象征派一样，俄国象征派也是哲学上的主观唯心主义。法国象征主义文学理论始自波德莱尔的“应和论”，后经兰波、魏尔兰、马拉美等人的扩充和发展，逐渐形成体系。总括起来看，法国象征主义文学理论的要点在于：（1）诗是隐秘感情的主观体现，它既不是对现实的客观描绘，也不应是浪漫主义诗歌那样的感情抛洒。（2）诗作用于人的途径在于暗示，诗能通过象征物抵达理智逻辑难以抵达的人的内心深处和不可知的彼岸世界。（3）诗的语言应该是多义的，音乐性的，诗中内在的旋律重于外在的节奏，只有那种富有弹性的诗语系统，方能传导出感受的复杂与朦胧。

俄国象征诗派的理论主张，与上述的内容大体一致。然而，象

^① 埃里斯：《俄国象征派》，莫斯科，1910年。